

历时 4 年，行程 6 万公里，第 1 次采集

中国基层教师口述实录

100 个 基层教师的口述

李默 刘肖 主编

段仲眉 李·豫 赵志伟 曹保印 武咏梅 张鲁豫 王成科 郭 娅 马岸莲 刘 辉
邓华伟 李建华 胡明宝 吴飞飞 张继先 张小卡 谢 光 胡福田 王 霞 刘茂盾
乔克清 李桂枝 王英华 高沛华 杨天成 师永胜 张勉金 晋青猷 赵紫荆 张晓华
王善道 王 雷 赵恩容 李永志 王晓黎 王曦波 李爱亭 李健民 王晓燕 魏安心
庞渭溪 魏志伟 胡彩云 贾 朋 李雪玲 袁志华 赵明理 师永胜 康晓燕 杜华国
刘自强 陈鸿溪 翟建堂 赵俊峰 孙俊芳 任凤鸣 王怀瑞 李 霞 文 静 王松怀
吴才印 魏桂芝 雷 静 姜桂杰 阎合作 田壮福 赵全明 周己楷 侯连民 王锡勇
孙丽丽 张成峡 谷庆玉 黄火林 王喜顺 刘高峰 闫中祥 王宝玲 耿照国 袁孝峰
李兴亮 乔勇军 刘炼军 陈景义 郑 辉 贾留兰 孟 丽 柴向武 段星灿 周继迅
李晓娜 尹小青 何彩虹 高少波 王志钦 张 爽 王剑丽 刘乐尧 高文燕 赵雪舟



修正文库·口述中国系列①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

主编

李默

刘肖

编委

李若

刘媛

徐结怀

侯军锋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 / 李默, 刘肖主编. — 天津: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04.6
(修正文库·口述中国系列)

ISBN 7-80688-127-1

I. 1… II. ①李…②刘… III. 教师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现代 IV. K8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44889 号

100 个基层教师的口述

主 编: 李 默 刘 肖

编 委: 李 若 陈如陵 徐结怀 侯军锋

责任编辑: 文 浪

装帧设计: 鞠晓英 陈长青

出版发行: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出版人: 项 新

地 址: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

邮 编: 300191

电话 / 传真: (022) 23366354

(022) 23075303

电子信箱: tssap@public.tpt.tj.cn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168 × 230 毫米

印 张: 16.5

字 数: 294 千字

版 次: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10000 册

定 价: 28.00 元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献给中国的礼物

(序)

梁晓声

此书的书名是《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》——今天下午,我从学校上完课回到家,关了电话,开始读这部书的样稿。除了它的编者,我是它的第一个读者。

这部书本意应该是献给教师节的,今年是第20个教师节;但我以为,它其实也是献给中国的。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,献给从事最初一级教育阶梯的中国的基层教师们,献给亿万享有基层教育的子孙后代们。

谁是献予者呢?——真正的献予者,毫无疑问是姓名和自述被收录在此书中的整整100名教师。是的,我认为这部书正是他们献给中国的礼物。他们通过自述的方式,献上的是他们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,还有他们教育生涯的苦与乐,酸和甜。后者仿佛是他们人生的底片,而在那底片上,他们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,他们的执著敬业和无怨无悔,被衬托得清清楚楚而又熠熠闪光。

我曾写过一篇文章《论教育的诗性》——现在我更想强调,教育的诗性,在中国,其实与日俱增地体现在那些小城镇里的,乡村里的基层教师们身上。大学教育工作者们,往往是令人瞩目的,甚至是令人羡慕的,教授,博导,学科带头人,这些头衔和光环,又往往特别容易使他们头脑里自生出所谓精英思想,甚而变成明星。而那些中国偏僻小城镇里的,穷困乡村里的中小学教师,他们可是什么光环也没有的,他们默默地教书育人,拿很低很低的工资,其中的大多数,大概一辈子也不曾与任何荣誉稍微沾过点儿边。细细一想就令人心疼。如果没有他们,中国将多出何止几千万文盲啊!而那些大学里的教授、博导、学科带头人中,又有多少就曾经是他们的学生啊!——教育事业的诗性,也正体现于此。我们替他们感到欣慰的同时,怎能不虔诚地倾听他们的倾诉?

这部书里的100位中小学教师,大多从教于小城镇和乡村里的学校。当地的那些中小学校,教学条件仍很简陋,有的甚至缺乏基本的教学条件,但是在那些地方,教育之光,仍然照亮了孩子们的心灵。

我决定,将此书中的某些篇章读给我任教的北京语言大学的学子们听听。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就来自偏僻城镇和贫困乡村,书中的教师们,便像给他们启蒙,带领他们成长的老师。

2004年4月19日于北京

目录

献给中国的礼物(序)

梁晓声

第 1 个教师的口述:生命中的人来来往往 1

段仲眉,女,60 岁

平顶山市一高退休教师

当我很年轻时,父亲上吊了;需要丈夫时,丈夫自杀了;老了老了需要儿子时,儿子又没了。我比祥林嫂还祥林嫂。我哭了几天几夜,不敢进这屋,老想着儿子曾经在那儿坐过,干过啥事,这水龙头是他给我修的,这门铃是他安的……

俺俩共同的孩子没了。我和老王商量过几次,想自杀,不想活。退休了,也没啥事业追求了,干一辈子,轰轰烈烈,该得的荣誉都得了,也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。大儿子和女孩给我们跪下不起来。说你们要是走了,我们连个家也没有了。俺俩就想着,咱要活下去,为让咱的孩子能有个家。

第 12 个教师的口述:我到哪里去讨回公道? 26

李建华,女 38 岁

洛阳市十九中教师

真像场梦一样,到现在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。我和李一鸣结婚十多年,互敬互爱,日子过得平平安安,怎么也没想到他竟出了这事。

去年 5 月 20 日晚上,一鸣在 120 急救中心值班期间,乘急救车外出抢救病人,返回时遭车祸,头部受重伤,整整抢救了一个月,他竟没睁一下眼,没说一句话……事后我听说,同车的护士和实习医生都曾给他让座,可他坚持不坐,一直蹲在担架旁扶着焦躁不安的病人。车祸发生后,护士和实习医生都是轻伤,就他的伤最重。

第 20 个教师的口述:像所有的爱情小说一样 43

刘茂盾,男,28 岁

濮阳中原油田二中教师

第二天早晨,我起床后便洗头,想洗过头后再去看看小杨来了没来。正洗着,门被轻轻推开了,门口站着小杨,穿了一件红毛衣。我的头还没洗好,侧着脸看着她,发愣。她靠着门框,半天一动不动。就这样僵持了不知多长时间,小杨突然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的头,就像火山爆发一样,天崩地裂,我一下子觉得这真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。

第 32 个教师的口述:婚礼在动荡岁月里举行 73

赵恩容,女,72 岁

郑州八中退休教师

(1949 年)9 月初,我和母亲来到海南岛。在海口机场,曾昌铭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,果然是英俊潇洒,纯朴厚道的一位青年。母亲也对这个女婿十分满意。9 月 9 日,在当地一家教堂,我披上了婚纱,当了他的新娘。那年,我 22 岁,他 30 岁。

蜜月未完,广州解放了,10 月 1 日,新中国成立。海南岛尚在敌手,我们和香港的“两航”(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)总部失去了联系。机场被封锁,曾昌铭被软禁在导航塔中,行动受到限制。想着也许再也见不到大陆的亲人们了,我和母亲心里那个急呀!

第 41 个教师的口述:谁来爱我们男教师 95

魏志伟,男,23 岁

辉县市北云门镇后凡城小学教师

去年从这里调走了一个男教师,27 岁了,谈了好几个都没成。他曾经有过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,他们是一块儿考上学的,又一块儿毕的业,毕业后两人又都当了教师,真可算是青梅竹马,志同道合。他们毕业后又交往了两年,结果女方的父母不让她找教师,说找个教师没出息。在家长的干涉下,他俩吹了。后来他又找了一个银行小职员,没成。又找了一个小学教师,又没成。因为人家考虑得都很现实,没钱就生活不下去。

第 57 个教师的口述:小草,你是幸运的 132

王怀瑞,男,45 岁

原阳县桥东北乡马井学校教师

我看见一个不到半米高的草窝儿,用稻草和塑料袋搭的,里面躺着一个婴儿,就知道孩子已在这里——世界上最简单的房子里——熬过几天了。旁边放着奶粉,菊花精,奶瓶中还装有半瓶奶水。我解开她身上裹着的小棉被,顿时闻到一股呛鼻的腥臭味儿——棉被上沾满了屎尿。孩子的脸苍白无色,最特别的是每只手只有一个小指,每只脚也只有最边上的两个脚趾,像个鸡爪儿,她是残疾儿。我的眼泪下来了,对爱人说,她大小也是个生命,她太可怜了,咱得把她抱回家。

第 60 个教师的口述:离开心爱的地方 139

王松怀,男,41岁

禹州市范城乡孔陈小学教师

你刚才见我家灶里还在烧煤,告诉你这烧煤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吧。村里人都知道我每到周末就骑着车背一个包出门,但不知道我到底干什么去了。我是上门去给人家补塑料盆去了,还不敢在附近补,怕碰到了熟人。我星期六一大早就骑车,跑到邻近的襄县,星期天晚上回来。在外面就不说自己是教师了,把这就当成了正当职业。晚上也不住旅社,有时天天下雨,淋得像落汤鸡。一天能挣15块钱,保证了女儿的生活费,家里灶火也灭不了。

第 71 个教师的口述:黑暗中我愿做一盏灯 168

孙丽丽,女,32岁

商丘市盲童学校教师

在最开始时,如果被他们摸了一下,我会觉得很害怕。现在不一样了,当他们靠近我,摸摸头发呀,脸呀,有时候摸着我的衣服说,老师,今天穿的什么衣服呀,这么薄呀,冷不冷呀,我会觉得被他们摸是很幸福的。现在,每当我被他们摸的时候,我不但不会害怕,反而会非常感动、非常亲近,有种甜蜜蜜的感觉,就像孩子放学回家,缠在你身边一样。这些盲孩子的心事都很重,所以,我下定了决心,在盲孩子们黑暗的世界里,做一盏光明而又温暖的灯。

第 87 个教师的口述:他们都说我不简单 205

孟丽,女,46岁

开封市第十五中学教师

婚后,繁重的家务使我更加忙碌。每天早晨5点钟就准时起床做饭,给相民穿衣,帮他洗漱,就这样还是常常顾不上吃饭就去上班了。下班后,顾不上休息又开始洗洗涮涮,为相民翻身,按摩,体重70多斤的我每天要给100多斤重的相民翻几次身。星期天,别人的妻子会挽着丈夫的

胳膊一起上街,而我不能;别人的妻子生病会得到丈夫的呵护和照顾,而我不能。不过,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依然很乐观,到处寻医问药给相民治病。

第 97 个教师的口述:山里人改变了我 229

王剑丽,女,22 岁

济源市大峪镇栗园小学教师

一天晚上,我发现班里住校的 3 个同学不见了,问其他同学,才知道他们结伴回家去了。我实在放心不下,就邀了两个学生一同前去寻找。山村的夜静极了,一点儿响动就会引来满村犬吠。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,我们彼此喊叫着给自己壮胆。夜色下,我无法辨别这 3 个同学的家到底在哪里,看到有灯光的地方就问。山路不好走,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几个小时,找到他们时,已是夜里 10 点多了。看到他们酣睡的样子,我才算松了一口气……

第 100 个教师的口述:生命的绝唱留在春天 237

赵雪舟,男,67 岁

内乡县王店镇一中退休教师

第三次化疗,有三位医生分别为我做了 B 超、彩超、CT 检查,结果一路惊喜,纷纷问我:“你在哪里做的手术?”我说:“没做手术,只在咱医院做的化疗。”他们说:“没想到效果这么好,各个部位的癌细胞无影无踪了!”

我在医院住了 3 个多月,从来没有想到死,想到的是好好活着,为党工作。我曾祈祷上苍,继续赐给我生命,生命果然又属于我了。我的一位远方亲友得知我的癌症根治后,曾咨询肿瘤专家:“真有这种奇迹吗?”回答是:“有,但这是在千万分之几的人身上才会出现的事。”看来,我真的成特种人了。

一项跨世纪工程的诞生(后记).....刘肖 244

① 生命中的来来往往



“文革”期间的段伸眉老师

段伸眉,女,60岁
平顶山市一高退休教师
口述时间:1999年1月10日

我跟他是初中同学。后来他去北京当兵了。1963年,我从郑州大学毕业,分到叶县完中当老师。通过别的同学介绍,俺俩寒假结的婚,年底有了大儿子,又过了两年有了女儿。俺俩一直两地分居,过年,假期,要么我去北京,要么他回叶县,结婚几年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没有100天。

1966年,文化大革命开始。有天别的人谈话,说这一段咋不见彭真呢?他说,听说彭真正编毛选五卷呢。也不知他是听谁说的,还是蒙的。就这一句话,部队里就说他跟彭真有联系。彭真当时是北京市市长。“文革”在北京开展不下去,“水泼不进,针插不入”,便把矛头对准了彭真。人家认为他跟彭真是一派的,狠劲批斗他。他感到很冤枉,想不开,自杀了。

北京部队里的人到叶县通知我。我当时感到塌天了一样,四肢无力,头晕,走不成路,觉得地球转得不对劲,太阳也不会升起来了。我总不相信,想着是在做梦吧。隔了好几个月,我才慢慢相信这是事实,因为他不再给孩子寄衣服,也不再寄钱了。我感到他确实在地球上消失了,这时候才是巨大的悲痛。

我父亲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,他坐过国民党的牢。文化大革命中派性



段伸眉老师

斗争很厉害,对立面就说他是叛徒。要是没有变节行为,怎么会能活着出来呢?其实他完全是靠机智从监狱里逃出来的。

我父亲经常挨批斗,他当时在住院,医生很同情他,就让他回家。他不敢住俺家,就住在一个五保户老太太家里。那天,人家荷枪实弹地到俺村“袭击叛徒”,找他。五保户老太太说,我去外面看看风声,你在家里好好待着。老太太回来后发现,他上吊自杀了。那是1968年的春天。

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。那阵子的孩子爱用雷管在河里崩鱼。大孩去捡了条崩死的鱼烧着吃。我下课后,发现他脸色铁青,嘴唇发紫,就抱着他上医院。女孩那会儿才两岁多,不能丢家里,也得带着。学校在县城西边,离医院还有几里地。那一天刮大风下大雪,这两个孩子我招呼不住。我抱着小女孩走十几步,放在树下背风的地方,再回来背男孩,走到树下把男孩放下,然后抱起女孩继续往前挪。

走到一半时,我们一个组的老师王均大出现了。他背着男孩,我抱着女孩,赶到医院。大夫说,这孩子是食物中毒,幸亏来得早,再晚会儿就没命了。

王均大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,通过这件事,我决定跟他结婚。他结过

婚,后来离了,没有孩子。他的成分不好,是地主。我虽然成分好,但政治背景复杂,俺俩谁也不挑谁。那阵子不论感情,只要政治观点一致,说得来就行,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孩子很好。我带两个孩子,一般人家还不容我哩。啥是感情呀,谁对我的孩子好,我就对谁有感情!

原来俺俩商量着不要孩子,他成分不好,怕孩子大了以后不好安排。后来我母亲说,你们还年轻,为了家庭的巩固,再要一个孩子吧。1972年,我们结婚4年后生了小儿子。

小孩长大了,很可爱,在银行工作。去年中层干部竞争上岗,他得票第二多,当了保卫科长,准备过罢年就结婚。

去年1月21日,他去执勤,晚上没回来,打电话没人接,打手机不通,打BP机不回。第二天找了一天一夜还找不到他。23号上午10点多,有人说看见出车祸了,人让交警队送到火葬场了。他哥到火葬场去找,果然就是他。

当我很年轻时,父亲上吊了;需要丈夫时,丈夫自杀了;老了老了需要儿子时,儿子又没了。我比祥林嫂还祥林嫂。我哭了几天几夜,不敢进这屋,老想着儿子曾经在那儿坐过,干过啥事,这水龙头是他给我修的,这门铃是他安的……

俺俩共同的孩子没了。我和老王商量过几次,想自杀,不想活。退休了,也没啥事业追求了,干一辈子,轰轰烈烈,该得的荣誉都得了,也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。

大儿子和女孩给我们跪下不起来,说你们要是走了,我们连个家也没有了。俺俩就想着,咱要活下去,为让咱的孩子能有个家。

我的感情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跟老王这么贴近,相依为命啊。俺俩的性格不一样,他爱静,不好说话;我爱动,在家里待不住。可现在我再也不出去跑了,只要他在家,我就每天陪着他,哪儿也不去。

(记录:刘肖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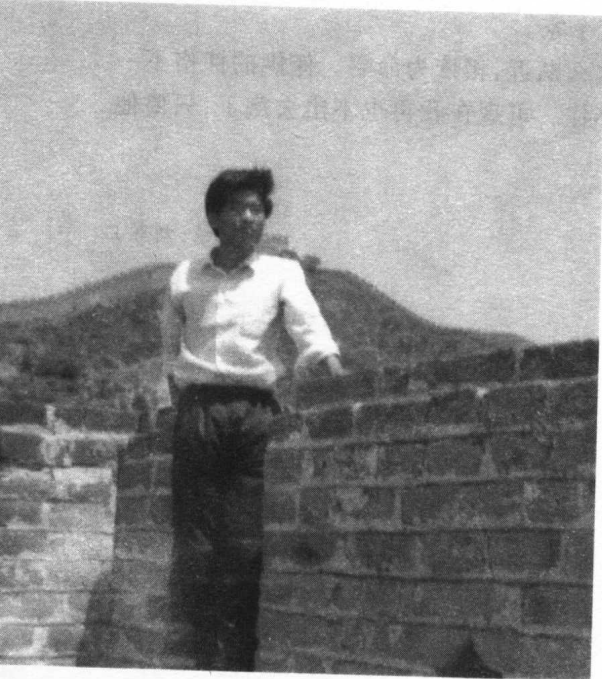
诗歌离我越来越远 ②

李豫,男,30岁

原阳县二职高(农中)教师

口述时间:1999年1月14日

李豫老师



上大学时我开始接触诗歌,好写,跟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文学社,我是社长。那时候年轻人可有热情啦,经常是写写稿,讨论讨论诗,还办了个刊物叫《吉他声》。我的第一首诗叫《墨镜》:“带着墨镜/我看清别人/别人看不清我”。后来参加咱省里的“黄河杯”文化艺术节,我有首诗获奖了。当时我在《新乡日报》、《青年导报》、《新乡师专报》也发了有一二十首诗,还被吸收为新乡市作协会员。

大学毕业后,就来到原阳县农中,咱也不是说不留恋大城市的生活,但心里又想:搞文学创作哩,家乡的生活比较适合自己吧,就回来啦。

农中偏僻得很,在黄河野滩上,往南走一二里就迈到黄河里头了,交通不便,不通车。但是我喜欢那种寂寞的环境,上完课后就在小屋儿里写,没课时候就到黄河边看黄河,感受黄河的那个波涛,看黄河坝上的柳树,还有些鸟从水面上飞过,好多都写到诗里边了。那时候住校,也没啥生活负担,一门心思投入到诗歌创作中。有时夜里12点了,躺在床上想起啥好句子,拉着灯就写下来。

后来感觉这诗是越写越艰难了,发表也比较困难。我觉得诗不应是藏在深闺无人问,应该是得到别人承认,就拿一些诗稿去报社杂志社,但好多编辑都说现在诗歌比较难发,说你可以写些散文啊,一些比较流行的散文,像咱省里的诗人,有的就开始写男孩女孩啊,流

行什么样的男人啊这一类的文章。我觉得这不太好,真正有责任感的诗人不应去关注那些。诗歌属于理想化的东西,像当时我从学校回来,也是有点儿理想化,但我觉得理想化是比较正确的吧,对自己的人生是很有帮助的。

唉!反正我也可以说是自己放弃了。我并不是一个坚强的人,外界对我的影响比较大。那时候家人一直催着让我结婚,25岁在农村算比较大了。恋爱的时候也写点儿爱情诗。跟她认识有一年就结婚了。

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,谁知我和她的婚姻却成了诗歌的坟墓。那时候她爱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写诗。可结婚后她对诗的态度全变了,说什么破诗,还不如哼哼流行歌曲哩。还说写诗能换回多少钱,一个月发不了一首,就那稿费还不够买一瓶洗发水,气得我直想揍她。一年后又有了小孩儿,整天这生活把你弄得焦头烂额的,原来那个氛围全给打破了。俺爱人课也多,孩儿没人引,非得把我俩的课错开。工资也确实微薄,乡里还拖欠,要再找个保姆也不可能。整天洗尿布、尿布,那个腥臊味呛得你根本没法儿保持那种很纯净的心境了。

其实我对诗歌一直是很留恋的,虽然不写了,但那时还在看,订了《星星诗刊》、《诗刊》。到后来连看也不看了,就好像跟初恋的情人分手以后,很怕再去面对她,好像你负了她,再见面很不得劲儿。结婚三年,离诗歌越来越远了。中间写过一些新闻报道,这个来得快,只要有了,拿来就写。新闻稿发了几篇,还有发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的,但是感觉不太合乎自己的追求,以后还是得搞文学创作。

我现在比较渴望的是啥哩?(回首望妻)在跟前哩,说啥哩,算!实话实说。想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,让我工作之余可以安下心写东西。你看俺这小屋,四合一,厨房,会客室,卧室,书房,综合治理办公室。这个写字台我在上面很少写东西,因为开灯怕影响她休息,晚上有时候想写东西,就拉上帘趴在外面椅子上写。

好在如今小孩3岁了,能自己在校园里玩,我打算重新开始。诗歌可以说是我心灵的家园,我要重新修建自己的家园。我给你念几句已故诗人海子的诗——

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泪水/来浇灌家乡平静的果园/生存无须洞察/大地自己呈现/用痛苦/来重建家乡的屋顶

(记录:李若)

实话说到了中央台③

赵志伟,女,44岁

郑州一中校医

口述时间:1999年1月17日

为啥要去《实话实说》参加“离婚以后”这个话题的讨论?我这个人爱出风头,从小就爱。不管大事小事,我总觉得,只要能表现自己就中。去年10月份吧,从电视里看到了“离婚之后”的讨论预告,我想,别的话题也许咱说不上话,但这个话题咱确实有啥可说。我把自己离婚以后的做法简单整理一下,写了5条,主要内容是:一、离婚以后把这件事迅速地告诉自己的所有熟人和朋友。二、在告诉他们这件事时,把自己的痛苦和不满都发泄出来。三、离婚以后要更加努力地工作,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。四、组织同学聚会,高高兴兴地生活。五、离婚以后要更加注重与孩子沟通感情。

在给中央电视台寄出这封信之前,我先叫学校的同事看。他们跟我开玩笑:“就那吧你,别以为你在咱学校怪张精,就能到中央台张精。咱国家这么大,还能显着你?全国张精的人多了!”后来,从北京做完节目回来后见到他们,我说:“咋样,咱不是也到中央台张精了一回?”他们仍然调侃我说:“中央台真是找不着人了,实在是没人了,没人了。”

其实把信寄出去后,自己也没把这当回事儿。后来接到《实话实说》节目组的编导张虎迪找我的电话,还真有点儿意外的兴奋。人家编导的话说得很诚恳,说我的信积极,健康,乐观,问我去中央电视台谈这个话题有没有什么困难和问题。我说,没有啥困难。他们详细询问和了解了离婚前后的情况,对谈话节目中将涉及到的问题都进行了讨论。

这样的长途他们一共打来两次,每次都谈了一个多小时。他们真是非常敬业,认真,考虑问题非常周到,叫我十分感动。节目你都看了,想说的在那里都说了。

节目做了近两个小时,最后剪辑成了半个小时。人家的编辑水平就是高,一点



赵志伟老师母女和崔永元在一起

儿都看不出来剪辑压缩的痕迹不说,还更精炼,更好看了。

对,电视播出时我谈的主要是前4点,第5点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播出。我觉得对于离异家庭来说,做好最后这一点很重要。

记得我女儿刚上高中时,她的老师跟我说,她在作文里写到了自己家庭的现状和她的痛苦心情。我想,我失去了丈夫,不能再失去女儿。我要让女儿知道,她的母亲什么事情都能承担,什么事情都能做好。我请一位搞书法的人给我写了个条

幅：世上无难事。我把这条幅挂在家里，这其实是我对自己的要求。凡是女儿需要我做的事，只要我能做的，都尽一切可能去做好。

一次女儿班上开联欢会需要音响，女儿是班上的干部，回家来让我想法儿。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没有音响，我四处借也没借来。后来，我想起学校的小会议室搁着一台五六十年代出的老式音响，电子管的元件，又大又笨，平时都没人用。我麻烦电工，给女儿班上抬去了。班上的孩子没见过这样的音响，他们都笑，这是什么玩艺儿？谁知，这老式音响音质特别好，他们班音乐一放，别的班听见了，也要和他们班一起联欢。女儿很高兴，她曾对别人说：“没有我妈妈办不到的事。”

在与孩子的感情交流中，我觉得我主要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。女儿上高三那年，我对女儿班上的一位任课教师说：“我女儿考上考不上大学不要紧，只要你别吓着她就中。”我真是这样想的，她考不上大学算拉倒，高中毕业，到哪儿考个工都行。高考前一星期，人家都紧张得冒烟儿，我们俩还一块儿去逛银基商贸城。女儿对我说：“妈，碰见熟人别说咱去逛商店，就说去买书。”由于她思想上没有压力，高考反倒非常顺利。现在她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广播电视专业学习，《实话实说》节目的主持人崔永元是她和她同学崇拜的偶像。这次和女儿一起去北京做节目，崔永元还对她说：“可别忘了你妈妈那台破音响啊！”临离开北京，崔永元给我女儿题了词：学新闻是学做人。

我女儿非常懂事，知道心疼我，知道对我好。有时想想觉得上帝真是公平，虽然我没有了丈夫，但我有这么好一个女儿。还有我的父母、同事、领导、朋友，都特别好特别好。真的，我除了没有婚姻，别的没有啥不满意的。

（记录：张清平）

④ 我只受这三回骗



曹保印老师

曹保印,男,27岁

平顶山市理工学校教师

口述时间:1999年1月22日

大四时,历史系的汪老师找我们系黄老师帮他编一套《世界散文经典》。当时黄老师特别忙,他和我关系特别好,信任我,就把这个活儿让我干了。大四我干了整整一年,暑假都没回家,她(女友)帮我查资料,我写评介。汪老师说让我当副主编,其实这套书四卷的选编作品、跋,完全是我一个人干的,光序就写了一万多字。

我把书稿整好后给了汪老师。出版社出了校样,我又按照原稿校对过一遍。毕业前一个多星期,我去找他问情况。他说这两年散文出得太多,出版社把计划取消了,啥时出版啥时再跟你联系吧。

到平顶山工作了一年多以后,一天我去书店买书,看到一套《世界经典散文》,毕竟我对这些很熟悉,就想看看人家是怎么编的。打开一看,竟然就是我编写的那本!连我当时没发现的作家生平中的错误都没改。但书上没我的名字,也没通知我,没有赠样书,没有付劳务费,什么都没有。

我买了一套书带着去师大找黄老师。黄老师一听很生气,说,走,走,我跟你一块儿找他去。可汪老师不承认,说是他们重新编的。

亏就亏在当时复印的材料太多,毕业时带不走,我想反正书都出了样儿,底稿也没用了,就当废品全卖了。我要告汪老师,可手里没证据。黄老师说,你要告,我可以作证。可我想,咱毕业了,黄老师他们还在一个学校里,早晚碰面也不愉快,就算了。这是我第一回上老师的当。

工作后我除了教学还负责文学社,有100多个同学。他们学习上、心理上有什么问题,总爱找我咨询。我就想把我跟他们谈的整理成一本书给学生读,不是比我一个一个去说效果好得多?1996年我用一个暑假的时间,写了一本《天生我才必有用——和职高生谈心》。